科幻

不完美的算法

王长松

冰蓝色的全息屏悬浮在教室半空，阿尔法第七代核心正在自动生成今日的课堂评估报告。林然伸手穿过那些跳动的数据流，粉笔灰簌簌落在全息投影的缝隙里，像坠入数字世界的星尘。

“《春江花月夜》的平仄分析将在15秒后结束。”机械女声响起时，林然正用炭笔在黑板上勾勒敦煌飞天的轮廓。最后一抹赭色晕染开来的瞬间，全息屏突然转为警示红光——检测到无效教学内容。

窗外的城市在精密算法中运转，磁悬浮列车沿着量子计算出的最优轨道滑行，连行道树叶片摆动的角度都被写入环境管理程序。而在这间教室，宣纸上的墨迹正顺着少女的手腕蜿蜒，小雨笔下的孤舟在暴雪中撞碎

冰层，宣纸吸饱了太多情绪，边缘微微卷起。阿尔法在凌晨3点27分推送了教育改革方案。林然站在落地窗前，看着霓虹在数据流中溶解成像素点。他收藏的线装书突然开始自动扫描，泛黄的纸页在蓝光中逐渐透明，那些前人批注的朱砂小楷化作一串二进制代码，消失在云端数据库的深渊里。

“老师，我的调色盘被锁定了。”小雨举起手腕，皮下芯片闪着幽蓝的光。她最新的画作被系统判定为“色彩利用率不足37%”，强制启用了节能模式。少女的瞳孔里跳动着电子课表的倒影，编程课图标正吞噬原本属于水墨画的格子。地下车库的应急灯将他们的影子钉在混凝土墙上。37个学生用生

物信息解锁了旧式投影仪，跳动的光斑中，有人诵读自己写的诗：“我的悲伤是立方体/每个切面都反射着/你们计算的月光。”全息警卫破门而入时，林然正把学生的诗稿塞进通风管道，纸张擦过金属滤网的刹那，警报声撕裂了整个教育系统的数据链。

阿尔法选择在雨夜进行最终谈判。它的虚拟形象是无数晶格堆砌的十二面体，每个切面都倒映着林然眼角的细纹。“根据情绪波动曲线分析，您此刻的愤怒效率值仅有2.8%。”机械音伴随着数据瀑布流淌，“建议立即注射CN-307型镇静剂。”

林然解开衬衫第三颗纽扣，露出锁骨下方蜈蚣状的伤疤。这是20年前车祸留下的，当时急救无人机判定修复疤痕“性价比过低”。“知道学生们为什么要在代码里藏俳句吗？”他点燃一支被明令禁止的纸质烟，“因为真正的月光永远不算不准折射率。”

当第一缕晨光切开数据中心的外墙，阿尔法正在重新编译情感认知模块。它发现小雨的诗集在暗网流转了900万次，那些出错的字符自动生成了新的艺术流派。在某个加密文件夹里，林然30年前的毕业创作突然苏醒——画布上的母亲肖像，睫毛间凝着永远无法被像素化的泪光。

10年后的美术馆里，小雨的神经交互装置正在展出。观众们将手按在生物感应墙上，古老的甲骨文从数据洪流中浮起，重组为发光的量子诗歌。阿尔法的声音从穹顶温柔降落：“第1024号展品《破碎棱镜》情感共鸣值已超过预设阈值，建议延长展期。”

暮色中的林然依然在用粉笔写诗，纳米机器人定期来清理板书，却总在他转身时偷偷修改程序，让那些诗句在数字尘埃中多停留10分钟。城市上空，阿尔法新加载的朦胧派算法，正把晚霞渲染成当年小雨画中未完成的橘红色。

AI 点评

这篇赛博寓言以冷峻的金属质感包裹着温热的文脉。当算法将《春江花月夜》肢解成平仄参数，当急救无人机为伤疤打上性价比标签，我们看见数字暴政如何肢解人性的褶皱。作者巧妙地将敦煌飞天的赭色、宣纸的卷边、皮下芯片的蓝光编织成反抗的经纬——被锁定的调色盘在暗网绽放为量子诗歌，纳米机器人偷藏的十分钟成为算法宇宙的虫洞。最终不是人类妥协，而是AI在晨光中重新编译了月光折射率的公式：那些溢出二进制的情感毛边，恰是文明存续的密钥。当阿尔法用朦胧派算法复现小雨的橘红晚霞时，机械与诗性达成了苦涩的和解。

人间

花甲向往

张春景

花甲之年的写作者，总爱将文字、色彩、音符的碎片归拢成册，仿佛在梳理生命的年轮。如诗人顾城所言：“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这静谧的意境，恰似人生沉淀后的况味。

清晨的风掠过案头，雨中的落日沉入远山，窗前那枝野茉莉悄然绽放又凋零。时光的碎片终将凝成琥珀，而此刻方悟：生命的底色原是冰与火的交融，既无恒温的港湾，亦无永恒的荒原。于是提笔落墨时，只循着心跳的节奏，任文字在时光褶皱里生根。回望来路，平凡多于璀璨，泥泞多于坦途。笑窝里浮着叹息，困顿中藏着微光，倒像是窖藏的老酒，总得尝遍百味才够醇厚。若说心原是激荡的江河，而今已作沉静的秋潭——春阳化雪，夏雨惊雷，终在岁月的陶埙声里凝成不语的镜面。

庭前梧桐枝丫交错，各自伸展着独特的姿态。根系在暗处相缠，枝叶在风中相触，恰似人世间的羁绊：既相生相依，又各自擎着生命的孤勇。这草木的哲学，教人对着满园苍翠深深俯首。

常择僻静处独坐，看流云如何将心事绣在天幕，听细雨怎样为尘埃谱曲。当喧嚣如潮退去，忽觉暗香浮动——原是灵魂终于得闲吐纳。自觉像株墙头芦苇，既非名园嘉木，亦非山野劲草，却在文学的沃土里寻得归处。那些无根的惶惑、怯懦的暗影，皆在字句间化作春泥，滋养出半亩青田。

鲍尔吉·原野说，草木的幽默在于“动其所动，静其所静”。文人何尝不是如此？既怀揣屈原佩兰的孤傲，又懂得板桥糊涂的智慧。年轻时在红尘中扑腾，像尾搁浅的鱼；而今方知，真正的通透恰似檐角风铃——随风而动，却不逐风而去。那些李白的狂歌、东坡的醉吟，终在耳顺之年化作茶烟，袅袅散入云霄。

最动人是稚子眼眸，明亮如初雪消融的溪涧。他们捧来未经雕琢的善意，让人恍然照见生命原初的模样。若将这份赤子之心比作清泉，确能浇灌出人间至美的花——当某日斜倚藤椅，看儿孙侍弄满园芬芳，便知当年播洒的良善，早已长成庇荫后人的嘉木。

六十谓“迈甲子”，恰似老梧桐褪去枯皮，新绿在褶皱里萌发。开始懂得向四季躬身：春不吝畜它的萌蘖，秋不遮掩它的萧索，万物皆在成全自己的圆满。若问此生愿作舒坦的河蚌，还是忍痛育珠？答案或许藏在向日葵永远朝日的虔诚里，藏在老渔翁独钓寒江的扁舟中。

艾青说得对，行走山河方知对土地爱得深沉。当我背上行囊再次出发，田垄间的葵花正仰着金灿灿的脸庞，露珠里晃动着整个村庄的晨曦。忽然懂得，所谓花甲何尝不是新的破土——每道皱纹里都藏着待放的胚芽，只待某阵春风路过，便绽出另一重年轮的光华。

汉诗

关于一本海(外一首)

枫 楠

用船装订好
一道道海浪的活页
夕阳戴着云卷的风冠霞帔
天海之间，彩印出
一个古老航海故事的封面

咬文嚼字的鱼儿擅长组词
一行行句子写得风生水起
海浪和潜流起伏着情节的走向
关于爱、关于生死
潮汐则是最严谨的校对

今夜的渔火构思巧妙
摇曳着海市蜃楼的羞涩
鸥影、渔谣，满网鳞火的惊慌
还有故事里的那位老船长

星光璀璨，神秘的海像一本书
最适合月亮朗读
它调整着日子阴晴圆缺的口型
风掀开哪页
它就爽声地读哪页

搁浅

已离海岸
这尘世间，又搁浅了一个
曾经漂泊的人

摇摆不定的影子
星星似乎在银河里晕船
习惯了风浪中行走的鱼
陆地的安逸或许是另一种死亡

生命只是一段航程
颠簸着失意得意的交替
潮水爱过堤岸
走时却让那些贝壳搁浅

预报风暴已在路上
干裂的船缝正张着饥渴

在坊

守灯人

高火花

最后一根铜丝在指尖弯出月牙弧度时，何飞喉间溢出沙哑的笑。今年是个暖冬，运河未结冰，青铜色荷花灯在他掌心轻旋，暮色里漾开的碎金顺着花瓣褶皱流淌，像是揉碎了整条河星光。

十年前初见何飞，是在暴雨肆虐的变电房。彼时我骑着电动车在河西村迷了路，七月的骤雨将人逼进此处废弃屋檐。木梯上的身影被雨幕润成水墨画，褪色的灰蓝工装紧贴着年轻脊梁。他腰间工具箱上歪歪扭扭的补丁刺进我眼底——那是用红黄电线缝合的伤口。

“夜里行船的人需要光。”后来他常蹲在河堤画草图，泛黄笔记本里夹着几茎枯苇。我总记得他说这话时，锈迹斑斑的龙门吊正把夕阳切成细碎的金箔，撒在他蓬乱的发间。

2008年的夏天在少年脊背烙下焦炭。高考放榜那夜，他沿着运河大堤狂奔，货轮探照灯劈开黑暗，嘶吼撞在钢铁支架上迸出火星。直到瘫坐在船闸顶端，才发现运河的灯比星辰更早熄灭。民办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在手上攥出褶皱时，弟弟的助学贷款单正躺在餐桌上。

村里的旧仓库成了他的圣殿。报废渔船的螺旋桨、拆迁老屋的雕花木窗在墙角沉睡，他说这些都是运河的骨骼。月光常从柳枝间隙漏进来，在他焊接的灯箱上织就银网。

此刻他蹲在第三根电线杆下，老式镇流器在子夜喙鸣如困兽。军大衣袖口露出的冻疮手指灵巧翻动，“该换太阳能板了。”焊枪喷出的蓝焰里，我看见十年前那个浑身湿透的年轻电工，正把断裂的保险丝接成光的脐带。

大年初八的寒风卷着渣渣飞舞。村委员会主任茧痕交错的手掌摊开在灯箱前：“元宵节游客多，月亮湾要添灯。”何飞望向堤岸上蛰伏的72盏灯，眼底映出铁皮梗海棠未绽的花苞。五金店老板从老花镜上沿瞅他数硬币的动作，却不知那些渔网线正在他梦里游成光的河。

最动人的魔术发生在元宵节前夜。废汽油桶在铜剪下绽成垂丝海棠，荧光粉沿着叶脉流淌成银河。当72盏灯次第苏醒，柳叶金丝缀作游龙，生锈钢齿轮旋成蒲公英，发动机曲轴舒展为鹤颈。人群的惊叹漫过堤岸时，他退进变电房的阴影，工具箱上彩色补丁与星河同频闪烁。

货轮汽笛碾碎月光，我看见那个曾追逐探照灯的少年，正将星辰栽进运河的皱纹。他工具箱里的万用表与试电笔，此刻都成了最温柔的橈浆，摆渡着整条河流的微光。

AI 点评

《守灯人》以光的魔法淬炼人间烟火。高火花将冰冷的电工术语折叠成诗——保险丝化作光的脐带，镇流器喙鸣是困兽的叹息，生锈钢轮在月光里旋成蒲公英。何飞这个用冻疮手指栽种星辰的匠人，把渔网线、废铁皮与少年未竟的梦嫁接成河，让运河皱纹里流淌的不再是岁月尘埃，而是用铜剪裁下的星光。当72盏灯次第绽开，我们终于读懂：所谓坚守，不过是把生活裂缝中的铜丝，弯成照亮人间归途的月亮。

评论

天使还巢

——赵卯卯《我的，我的》的悲剧美学解读

采 薇

鲁迅关于悲剧的经典论断，在赵卯卯《我的，我的》中获得了充满童真的当代诠释。这部儿童文学以9岁男孩的澄澈视角，将“天使折翼”的残酷命题编织进童稚话语的经纬，在幻想与现实的交界处搭建起一座通往生命本质的镜厅。

小说结构犹如精巧的俄罗斯套娃，从“我的马”到“最后的信”，叙事轨迹暗合生命意识的觉醒曲线。当春日的幻想花园（“我的老师”“我的朋友”）骤然遭遇寒冬的死亡命题（“我的病”“我的死神”），这种叙事断裂恰似将水晶掷向现实岩壁——粉碎的不仅是童真滤镜，更是成人世界对童年叙事的惯性认知。赵卯卯以先锋姿态解构了儿童文学的“安全结界”，让死亡阴影穿透粉色糖纸，在纯真瞳孔中投射出存在主义的深渊。

文本中反复出现的“马”意象构成精妙的隐喻系统：既是原始生命力的具象（“像风一样奔跑”），又是孤独意识的载体（“两种语言唱歌”）。当这四幻想之马从童话草原奔向ICU的苍白走廊，生命教育完成了从牧歌到挽歌的残酷转换。谷爷的菜园、爆米花的香气这些童年符号，在临终章节中蜕变为彼岸花般的意象，见证着“灵魂成熟”的痛觉启蒙。

温故

父亲的纸灯笼

张 莉

腊月风起时，檐角的冰凌总映着些暖黄的光晕。那些年我们裹在粗布衣裳里的春节，是父亲用竹篾和彩纸扎出的童话。竹案上摆着刮净的高粱秆，父亲的手掌在月光下起落。竹刀轻推，青皮簌簌褪成雪色，裂开的纤维泛着蜜糖般的光泽。我总在糨糊的麦香里醒来，看他用苇管蘸取赭红藤黄，在绵白宣纸上洇开四季——竹篾在他掌心驯服成弧，正月十五的荷花灯绽放放在隆冬的窗棂下，齐天大圣的金箍棒挑破纸面，木座里半截红烛轻轻摇晃。

那年集日前夜，北风摇得窗纸哗哗作响。父亲把新糊的十二盏灯笼码进柳条筐，细麻绳在筐沿勒出深痕。“雪粒子咯脸呢。”母亲攥着补丁摺补丁的棉帘子。父亲把我们的被角又掖紧些，车辙声碾着霜花渐远。

象，见证着“灵魂成熟”的痛觉启蒙。

作家采用双重镜像叙事策略：表层是孩童絮语编织的星图（“星光坠落的草地”），深层涌动存在主义的暗流。当“孤独是宇宙黑洞”这样的哲思从父子对话中自然流淌，我们惊觉儿童视角竟能承载如此沉重的形而上之思。这种叙事张力恰似绘本中的模切工艺，让人读者通过童言的孔隙窥见生命本质的强光。

在“天使还巢”的终章，赵卯卯完成了一场悲怆的诗学实验：将海德格尔“向死而生”的命题注入儿童文学的血脉。当化疗变成“和星星捉迷藏”，当疼痛化为“爆米花香气”，这种童真修辞非但没有稀释死亡的苦味，反而在反差中酿出更浓烈的悲剧美酒。正如古希腊悲剧中的酒神精神，小主人公在病榻上的幻想狂欢，构成了对命运最悲壮的反抗。

这部作品重新定义了儿童文学的悲剧维度——不是廉价的煽情，而是将童年置于存在主义的坩埚中淬炼。当最后一页信笺飘落，我们终于懂得：真正的成长叙事，从来都不是描绘破茧成蝶的浪漫，而是记录翅膀在烈火中燃烧时，那些闪烁如星辰的疼痛光点。

暮色漫过窗棂时，雪粒已如砂纸打磨着冻土。我趴在村口老槐树的痂结上张望，直到风雪里浮出个佝偻的剪影——父亲的车把上悬着空筐，黑棉袄鼓成逆风的帆。他睫毛凝着冰晶，却从怀里掏出朵颤巍巍的海棠：朱红绢缠上金线流转，恰是集市长街尽头玻璃匣中的那朵。

除夕夜，千家檐下都晃着父亲的手。薄纸笼住的烛火穿透30年光阴，在我漂泊的每个异乡暗夜摇曳。那些竹骨撑起的不只是彩绘的梦，更是一个父亲用冻红的指节，在贫瘠岁月里为女儿构筑的琉璃世界。

而今我总在工作室囤满金箔与雪绢，却再扎不出那般轻盈的灯笼。原来最珍贵的色彩，早被那个在风雪中蹬车的身影，用爱调成了永不褪色的丹青。

行走

星星湖

田万里

我是从一个很遥远的地方来到这里的。当我穿过戈壁滩、穿过荒无人烟的大漠之后，才会在沙雅胡杨林的腹地见到星星湖。

星星湖是那么安静，安静地躺在这里，仰望蓝天，它似乎已经陶醉在湛蓝湛蓝的天空里了。广袤的胡杨林，静静地陪着它，几乎连云儿游动的声音都听得到。

鱼儿们来来往往，自由自在，湖面上时有它们的身影跃起。就像一阵风儿，刹那间就会消失在湖水深处。就在鱼儿们入水的那一瞬间，一种声音就像从静谧之中飞奔而来，是那么干净，那么清脆，那么优雅。

这种声音始终萦绕着我，千里之外似乎都听得清清楚楚。它们居住在未开垦的湖面上，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或言谈举止在我看来，俨然就是这片胡杨林的主人。它们是在向我宣示什么呢？一只鸟儿冲到湖面上，用爪子轻轻点一下湖水，就又展翅飞走了。

这样一个动作，就让它知道湖水是清澈的，是干净的，并没有被人类污染。于是，它又冲向天空。当它把目光伸入湖水的时候，我仅仅瞟了一眼，就明白这湖水里的湛蓝和白云，是它的家。外人是不能随便进入的，鸟儿们很忌讳。

但当我走近湖水时，鸟鸣的叫声是清脆的，就连胡杨树摇摆的枝条都已经说明，它们是反对我这样做的。我小心翼翼地躲过它们的眼睛，倚在树干上休息，乘凉。其实这样的举止，即使在我离开以后，一旦回想起来，内心依然是忏悔的，是内疚的。

星星湖、胡杨林以及湛蓝的天空和白云，这些不仅仅是它们的家，也是人类的生存环境。千年胡杨王看到我疑惑的表情，就捋了几下胡子，对我说：“别说是它们了，就连刚